

功能语言学 2007 年学术动向及热点问题*

陶红印

一、概览

首先说明，这里所说的功能语言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含（美国）功能语法学和认知语言学等流派。这个学派的根本出发点是从语言结构之外寻找解释语言形成的因素与结构规律，而且除了个别分支学派以外，大多数实践者也能利用真实自然的语料作为语言研究的对象。

美国的功能语言学派起始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各种语义学派（例如鲍林杰、切夫、菲尔墨等人的研究）。八十年代后进入篇章语法的研究，尤其是对叙事体篇章的研究（参看陶红印 1994 的介绍）。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加强会话语法的研究，例如出现了受会话分析学派影响而产生的交际互动语言学（Ochs, Schegloff, and Thompson 1996；参看 Biq 2000, 张伯江 2005 的介绍）。2006-2007 年度的学术动向基本上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同时也体现了最近若干年来逐渐形成的几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

二、功能语言学主要学术动向

2.1 关于语法与用法的大辩论¹

事情缘起于 2003 年纽迈耶（Fredrick J. Newmeyer）在《语言》杂志（2003 年 79 卷 4 期）上发表的一篇有争议的文章。文章的标题为“语法为语法，用法为用法”（Grammar is Grammar and Usage is Usage）。文章明确地对功能语法学派强调语言运用对语法系统的制约作用提出挑战。作者认为，功能语法学者研究自然语料，研究语用频率效应，研究语法的概率性等，实质上是把用法和语法结构本身混为一谈。他强调，人们大脑里的语法实质上是一种心灵现象，它自成体系，不会受到外部语言运用的影响。所以纽迈耶质问说：即使你用《纽约时报》的语料库来研究英语，这对于说明英语儿童语言习得有何益处呢？有哪一个美国儿童是通过看《纽约时报》而获取英语的呢？而且，就算是收集了成千上万来自不同社区、不同社会背景的谈话人的电话口语语料，这对于说明个人心灵上的语法又有何作用？由于纽氏文章的针对性和挑战性很强，文章发表后马上就引来了功能语言学派的几波反击。这次讨论从 2003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 2007 年。

* 感谢 Robert Englebretson 博士提供的有价值的资料以及徐杰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支持和鼓励。

¹ 国内类似的介绍见张翼（2006）。

首波反击出现在 2005 年的《语言》杂志(81 卷 1 期)上。这一期集中发表了三篇回应文章。Brady Clark 讨论概率语法(Stochastic Grammar)的实质。所谓概率语法涉及的问题是,既然人们接受的语言信号频率不同,这些频率因素如何对心理语法和词库造成影响,人们的语法系统是否反映频率信息、如何反映频率信息?持概率说的功能学派认为人们的语法会受到频率的影响并且制约着语法结构的发展变化,而纽迈耶所代表的乔姆斯基式的唯灵说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心灵语法或普遍语法本身对语言结构的构筑模式已经有所规定,跟语用频率没有关系,或者说频率差异只是一种副产品。Meyer 和 Tao 的文章则从语料库的作用来反驳纽迈耶。他们认为,语料的选取跟研究者的目的和语法哲学取向密切相关,个别人对语料库的失当运用不等于语料库这种材料有问题。从表面上看,如果研究者关心的是个人语感,那么所用材料似乎可以限制在个人范围上,但是如果把个人语法放到社区语言运用者的大范围下考察,可以看到所谓个人语法其实是不能脱离社区言语活动的,因此只有参考看得见的真实语用材料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同时逼近个人和社区语法的真实面貌。Laury 和 Ono 的文章从功能语法的角度反驳纽迈耶。例如,纽迈耶强调不管真实语料中观察到的结构如何,它们仍然不能说明心灵语法的真实构造。比如他认为,口语中可能有大量的结构类型不符合“主谓宾”结构,但是“主谓宾”结构(他称之为“完句”, full clause)仍然应该看作是这个语言的基本结构。Laury 和 Ono 则引用功能语言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说明,不同类型的结构在话语篇章中有着不同的功能,硬性地认为它们不过是“主谓宾”结构的变体可说是从根本上抹杀了不同结构各自带有的真实价值(例如汉语等语言的话语中有名词性语调单位(Tao 1996),它们在谈话条件下起到在言谈互动的方式下辨识言谈所指的重要作用,而这是“主谓宾”等结构所不能替代的)。(当然,按照惯例,同一期也刊载了纽迈耶对上述三篇质疑文章的回应。)

第二波反击出现在 2005 年的《语言》杂志(81 卷 3 期)上。这篇反驳文章是由社会语言学家 Gregory Guy 所作。社会语言学家之所以不能接受纽迈耶的立场是因为唯灵主义的学说蕴含了一个纯粹不变的语法系统,而社会语言学家发现的是大量的有规律的变异现象。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家把变异看作是所有语法系统中的内在固有特征而不是特例。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一个有效的语法学理论应该不光能够揭示所有合法的句子,而且还要能够解释语言结构在不同社会场合、不同语体中的变体及其规律。

接下来,2006 年《语言》杂志 82 卷 4 期上刊登了一篇重量级的反驳文章,即 Joan Bybee 的题为“从用法到语法:大脑对重复的反应”(From usage to grammar: The mind's response to repetition)。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点纽迈耶的名字和文章,但业内人士看到标题便会明白文章所针对的对象。两篇文章作者的背景更是耐人寻味。纽迈耶 2003 年发表那篇文章在撰写的时候他是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他的文章是根据他在美国语言学会的年会上发表的会长演讲而写成的,而他的隔届后继会长正是 Joan Bybee,而 Bybee 的文章也是根据她在美国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会长演讲而写的。如果想要了解美国功能语言学最近十年来的进展,这篇文章堪称是必读作品,因为它对美国功能语言学在一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少见的高度的概括和系统的综述。文章把近年来跟功能语言学有关的各个分支,如话语语法、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语法化研究、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以及它们之间

的共同特征作了详细的阐述。简单概括起来，该文的主要思想是，在自然语言中观察到的语法格式，特别是熟语式的搭配，有认知心理学上的依据，是语法的核心内容，它们可以借助于自然语料库而观察获得。研究这些用法格式对研究语言习得、语言的理解和产生以及语言结构的演化有重大意义。

当然，关于语法与用法之争并没有因为 Bybee 文章的出现而销声匿迹。相反这个讨论到 2006-2007 年间仍在进行。就在 Bybee 文章发表的同一年《语言》杂志上，纽迈耶对社会语言学家 Gregory Guy 的反驳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他的的主要观点是，社会语言学家描述的语法/认知系统试图把各类变体都纳入一个系统之下，体系未免过于庞大。其优势是描述完备，但仍有解释不足之嫌。对于纽迈耶的批评，Guy 于 2007 年在《语言》杂志（83 卷 1 期）上做出进一步的回应。指出语言系统既包含离散范畴也包括连续的范畴，有可能用单一的认知原则来同时处理这些异类系统，因此社会语言学家所描述的体系不存在形态过大和解释不足的问题。

正如《语言》杂志主编 Brian Joseph 所言，这个话题大有长期讨论的必要，因此他鼓励有更多的读者加入这个讨论。从这次讨论的时间之长和参与者之多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趋势，一是唯灵主义的语言观与很多语言学领域的看法有更本的抵牾。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很多关心实际语言运用的领域正在形成不同程度上的共识，也就是用 Bybee 文章中的话说，有很多合流现象（converging trends）。这样的讨论对具体语言研究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它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研究的方法，有利于加强不同领域的合作。我们预期这场辩论还会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

2.2 习语（熟语）研究

上节提到，Bybee 的综述文章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强调在自然语言中观察语法格式，特别是熟语式的搭配。本年度美国功能语言学在这方面的最集中的体现应该是 2007 年 4 月中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校区召开的第 25 届密尔沃基语言学论坛。该论坛的主题就冠之以“习语”（Formulaic Language）。这次会议不光是来自各国的参加人数众多，而且也邀请了超过 20 位功能语言学领域的大学者作为大会特邀发言人，包括 Joan Bybee, Adele Goldberg, Charles Fillmore, John Haiman, Paul Hopper, Sandra Thompson 等。可谓群贤毕至，蔚为壮观。在会议通告中，组织者明确说明，习语的范围可作广义理解，包括各种类型的多词组合（multi-word collocations），如人们所熟知的熟语（idioms）和固定说法（set expressions），甚至祷告词（prayers）和格言（proverbs）等；也可以包括由普通语词结构构成的搭配单位。会议组织者希望与会者能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探索习语的理论与应用问题。从会议发言来看，这方面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现在把其中呈现出的几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简述如下。

一是用习语来解释普通语法及语法变化。例如 Bybee 与其合作者的文章讨论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语法化问题，发现习语既可以促使一部分结构加速语法化，也可以阻滞另一部分成分的语法化过程，同时这种双重作用在语法化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作用也不一样：在早期它们能促使相关组合“单位化”（或“词汇化”），阻滞内部成分的分化；在后期它们能使相关的结构泛化，即加速外部成分的变化。Thompson 与其合作者的文章探讨了日语口语中形容词的用法，发现形容词做修饰语的用法较少，而且其分布特征跟习语成分和组合格式有密切关系。在作

谓成分时则不受这个限制。这说明词类的句法位置和功能范围受搭配成分的性质及其频率的限制，结论是，不能脱离语境抽象地讨论词类成分的功能以及人的语法知识。

第二个趋势是重视从语料库的角度理解习语的属性。Alison Wray 是英国著名的习语专家。她在会议上的发言强调了利用语料库辨别习语的重要性。指出语料库可以让我们分清什么是可能的结构，什么是真正常见的结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包括格式语法等）等学说来解释语言的运用规律。同样来自英国的 Susan Hunston 介绍了型块语法（Pattern Grammar）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与其他相关学派的异同。

三是多学科的结合，尤其是传统语言学学科和试验心理语言学的结合。Nick Ellis 等人的报告很好地体现了多学科结合的趋势和优势。跟一般单凭语感的做法不同，他们首先利用语料库材料辨识出不同频率的搭配格式，然后再设计一些心理语言学试验让受试理解不同的组合。他们选择的组合既有书面语的也有口语的，而受试人既有母语说者也有二语学习者。两组受试对不同类型的语词组合的反应呈现出有趣的对立。格式语法创始人之一 Goldberg 在大会上的文章也利用了实验的材料。她发言的主题是语法格式的习得机制，重点探讨了人们对格式的掌握从具体到一般的趋势及其原理。

第 25 届密尔沃基语言学论坛将其主题定为习语绝不是偶然的。近年来以语用为出发点的功能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已经从多方面探索了语言的习语性属性。从 Hopper 的演现语法到格式语法到伦敦学派语料库语言学所强调的熟语原则（The Idiom Principle, Sinclair 1991）等，更不用说在此以前更早的切夫、Pawley 和 Syder 等人的有关论述，尽管所用术语可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在强调语用对语法构造和语法体系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巨大的应用价值，例如在计算机语言理解和生成以及语言教学等方面上的应用等。

2.3 主观化、认识论与立场、态度的表达

主观化、认识论与立场、态度的表达在语言结构上的作用早被普通语言学家所认识。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1981，1994）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早已广为人知。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和语法化理论使这个问题得到进一步聚焦。认知语言学家如 Langacker 等把视点、主观因素看作是事件感知的核心因素，而事件感知又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议题。除了这些语言学家的论述外，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和会话分析更是把主观性和认识论看作是人际互动、言语交际中的一个基本要素。2007 年结集出版的《话语中的立场表达：主观性、评价与互动》一书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新成果。²该书编者 Robert Englebretson 在前言中对主观化、认识论与立场、态度的表达等观念的研究史作出了详细的说明。编者总结说，主观立场应该具有下述特点：1）有客观外现的特点，能够让人观察得到；2）体现在人际互动的行为之中；3）出现在言谈话语的语境中。书中收录的文章从不同方面印证了编者的这些观点，尤其是突出了语料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会话分析等学派的分析角度。值得注意的还有 John Du Bois 对立场表达的三角特征（The Stance Triangle）的论述。认为立场的表达需要有 a) 一个具体的客观对象; b) 评价

² 这个论文集的基础是 2004 年春天在休斯敦莱斯（Rice）大学召开的莱斯语言学论坛上的发言。

人的主观立场；以及 c) 发话者和听话者交互主观性。这三者构成了缺一不可、互相影响的立场表达三角。从近年来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看，把主观化的主体特征引发到交际互动的言谈空间，将会是未来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势。

2.4 语体、语法及多媒体语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个难以忽略的现象是迅猛的通讯科技发展势头。互联网给现代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他多媒体平台、无线通讯工具的发展也给人们的语言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选择和日新月异的速度。任何创新性的交际工具的出现必定会促进语言本身的变化，这在当代科技更新的大势下更是如此。语言学如何应对语言生活的巨变？语言巨变对语言学理论又提出了什么新挑战？该年度的国际语用学大会对此做出了反应。

2007年7月在瑞典哥德堡召开的第10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主题是：语料、语料库与计算语用学（Language data, corpora, and computational pragmatics）。从会议主题发言和分场主题来看，对新媒体及其相关语言现象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头。

Susan Herring 的大会发言概述了电脑媒介交际（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会上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专题论坛及单篇论文所涉及到的问题包括：高科技所带来的新的语体类型；人际互动在新媒体中的模式；多语和多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语言扩散新模式；性别语言与交际身份的模糊；多媒体语料库的建立与开发。整体上来看，新媒体、高科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时空的缩短，由此进一步带来对传统语言学观念的一系列的严峻挑战。比如在言语社区问题上，传统上的研究一般局限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域（如村落、城市等）以及比较容易辨认的社会阶层，互联网则把这些观念统统打乱。再比如，传统上口语、书面语的区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致不错的语体分野，但是由多媒体产出的语言文本类型使得这种区分时常捉襟见肘。无论如何，多媒体和高科技让人们无比清楚地认识到语言交际活动的多样性、多元性，新的多元分析模式（Multimodal Analysis）因此也被不断提出，这对于突破传统语言研究中拘泥于语法、词汇的狭隘观念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三、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2007年及此前功能语言学的一些主要发展。当然功能语言学和任何学科一样，有很多问题和困境，还需要人们继续探讨。需要说明的是，下面将要列举的问题很多是研究者自身已经意识到并且有专文讨论过的。

1) 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Raymond Gibbs 2006年在《认知语言学年鉴》上撰文提醒人们注意认知语言学的实践者过于依赖语感进行研究的问题。认为凭语感来想象人的认知过程是很危险的，必须结合一定的经验方法来进行。³

2) 21世纪语言学的挑战。《英语语言学》杂志2007.35卷集中刊载了5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作者大多是功能语言学家。这5篇文章从人类学语言学（Asif

³ 来自国内的类似批评可参看姚振武（2007）。

Agha)、演现语法学 (Paul J. Hopper)、生成语法学 (Ray Jackendoff)、语料库语言学 (William A. Kretzschmar, Jr.) 以及神经生理语言学 (John H. Schumann) 的角度阐发了方法论上的问题。总体结论是, 没有一个理论可以独自宣称自己代表语言学理论的全部。多种学派的结合是今后发展的大势。

3) 多媒体语料库的建立和利用以及理论指导。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新媒体的重要, 但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语料, 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方法。即使是所谓传统媒体, 如何把语言中的音律因素 (prosody) 和身态表达 (gesture) 与语言结构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目前我们还了解甚少, 这方面的研究既有技术上的困难, 更有理论观念滞后的问题。

参考书目

Biq, Yung-O, 2000. Recent Developments in Discourse-and-Grammar 18: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Studies, 2000.12, 357-394.

Englebretson, Robert. 2007.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ibbs, Jr., Raymond W. 2006. "Introspection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ould we trust our own intuitions?".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Francisco José (ed.), 135-151.

Lyons, John. 1981. Language, Meaning and Context.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Lyons, John. 1994. Subjecthood and subjectivity. In Subjecthood and Subjectivity: Proceedings of the Colloquium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 in Linguistic Theory', M. Yaguello (ed.), 9-17. Paris: Ophrys.

Ochs, E., E. Schegloff, and S. Thompson (eds.). 1996.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nclair, John. 1991.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o, Hongyin. 1996. Unit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Prosody, discourse, and grammar.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陶红印, 1994, 言谈分析、功能主义及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 石锋编《海外中国语言学》, 语文出版社, 页 176-204。

姚振武, 2007, “认知语言学”思考。《语文研究》2007年2期, 页 13-24。

张伯江, 2005,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语言科学》4卷6期, 页 42-53。

张翼: 语法=用法? ——2003年和2005年美国语言学会主席演讲, 《当代语言学》
2006年第2期。